

國立編譯館編輯

三民主義鼓兒詞

(十二)

教育部民衆讀物編審委員會印行

三民主義鼓兒詞(十二)

蕭從方編

民權主義第五講

人民對待政府，希望政府萬能，又怕政府真萬能，民權無法使用。若民權實現，必須分開權能，人民有權政府能，國家一定強盛。

——西江月

中華建國在亞東

歷史悠久稱文明

曾經歐風與美雨

幾度震盪益國驚

人民努力求進步

革命流血敢犧牲

對國外抵抗列強來侵略

對國內義旗一舉推翻滿清

在從前我們把歐美看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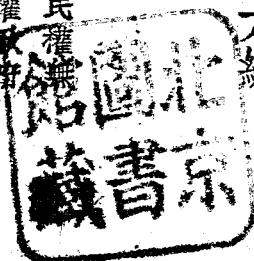
不相信歐美會比我文明

一



3 2173 1758 9

MG
I239.2
35



總以爲中國處處好

庚子年義和團到處發動

赤手空拳真勇敢

以爲是外人槍砲不中用

在那時英國提督叫西摩

爲了去救公使館

剛到楊村才半路

英國兵用的是機關槍大砲

戰鬥情形真激烈

西摩下令把槍砲放

血肉橫飛死屍遍地

傷亡雖衆總不退走

西摩終不敢把楊村過

二

自信力強挺着胸

要把那外人勢力一掃空

把機關槍砲看稀鬆

還是我們的大刀兇

帶領三千英國兵

想從天津趕到北京

就拔那義和團圍得不透風

義和團只把大刀手內擎

肉體相搏白刃衝

義和團槍砲之下把命傾

毫不恐懼仍向前攻

團團圍住英國兵

不敢帶兵向北進行

他只得收兵退回天津去等
西廬曾說了實情話

他說道義和團真有大勇敢
如果他們有槍砲

義和團不信槍砲狠

傷亡枕藉前仆後繼

那時候民族思想實在有

大刀終不能抵抗太砲

自經失敗爲害太

洋人兵馬把北京佔

從那時中國便失去自信力

新文明比着中國舊的好

論武器槍砲子彈打得遠

拿到了大隊援兵才進京

他把那義和團的勇氣權

可惜是沒有槍砲來衝鋒

英兵一個難逃生

全憑大刀手內擎

勇銳之氣令人震驚

這一個意義不可看輕

義和團反洋失敗落場空

辛丑條約比錢鍊兇

強迫我簽訂那種城下盟

明白了歐美的新文明

新東西比舊的都該讚揚

實比舊日大刀兇

論交通新的就有鐵路電報
挑夫們每天僅走數十里
驛站途信多遲慢

再推到日常所用種種機器
物質文明科學進步

我中國從前多守舊

義和團不信洋槍與大砲

失敗後國人心理全改變

一沾洋字便是好

對待外國養成迷信

革命後講給民權亦如此

不計是非不分善惡

外國的事情都去仿效

地起了挑夫驛站好百成
火車運貨一天就行千里程
打電報立時能把消息通
新工商用的種種章程

樣樣都比中國行

不把外人放眼中

只信舊有的刀與弓

處處覺得外國成

到處風行到處歡迎

崇拜洋人如神靈

把洋人講的話語當聖明

都想要搬到中國來實行

不知把根本研究清

前幾次把外國的歷史講

推究原因及結果

中途上遇到許多障礙

所以是不能做爲好標準

外國科學的確好

進步真是一日千里

比如說兵學也是科學一種

日新月異多進步

單艦大砲常翻新樣

單艦噸數時增大

大砲口徑時增大

每十年必有一次大變動

講明了爭民權的詳細情形

在外國終未把民權充分行

根本的辦法並無好發明

照樣搬來行不通

把物質文明建造成

戰勝天然顯奇能

戰術隨時有發明

每過十年有大變更

愈造愈奇器愈精

艦大甲堅快如風

砲轟百里長射程

武器愈新愈是兇

十年前的舊式武器全不中用

在近年飛機炸彈空中取勝

戰術也必隨時改

兵學既是科學的一種

科學的確比中國好

若把政治哲學論

政治不及科學進步

雖然經了許多次的革命

政治書籍雖多新著

兩千年前希臘有一位大學者

柏拉圖作過一本共和國體

他說是該由哲學家來執政

國中男女皆平等

當作爛鐵向火爐裏扔

無線電可把軍令通

每隔十年大不同

隨了科學有變更

應該是迎頭趕上莫消停

在外國不一定比我更成功

緩慢遲滯難實行

政治哲學並未研究清

書的內容不一定新穎

他叫做柏拉圖天下揚名

這本書把他的理想一一說明

戰士勇敢農工作工

要建國當把教育計劃行

執政者既有出世的大智慧
這本書流傳已過二千載
二千年前的舊書仍有用
最近的與古時的政治思想
看起來政治進步比較慢
在美法民權實行已百餘載
只不過順應潮流把民權實現
我中國要學科學須迎頭趕
政治上不能完全去仿效
比如說外國有了代議政體
結果是弊端叢生笑話百出
不替人民謀福利
只圖私利把身賣

又有救世的熱情
學者們仍然常讀釋
可供參考把新政闡明
根本上可以說大致相同
民權真理他們未想通
這其間許多挫折困難生
根本辦法不曾發明
只因爲科學進步道理精
科學政論要分清
我中國糊塗糊塗也把議會成
議員們多半不正經
不能爲民樹風聲
那管國法和輿情

只鬧得要學外國反學壞

污穢腐敗難以形容

行民權不可完全仿效歐美

只因爲中西社會不相同

社會上風土人情與習慣

各國都有特殊情形

政治和科學不一樣

物質文明不分西東

外國人把機器用

搬來中國一樣成

火車汽車跑得快

電報電話消息靈通

機槍大砲能打仗

機器製造貨物精

種種機器可以用

更該把科學原理研究清

學習科學求進步

但只是政治上的辦法不可盲從

盲從附和爲害大

貽害國家與民生

先必須以歐美歷史作參考

他們的經驗學理莫看輕

殷鑒不遠莫走錯路

前車已覆不可再行

應斟酌中國社會與歷史

他山之石可攻玉

計劃出根本上的新辦法

在美國有一位政治學者

他說道人民最怕萬能政府

又說是人民最喜萬能政府

人民所怕和所欲

第一說人民怕的不能管理

既要一個萬能政府

這個情形似乎矛盾

在歐美有些國家民權發達

有些國家有萬能政府

既順潮流又合國情

不善者改善者從

造福國家真無窮

對民權政治有新理發明

只因爲無法節制政府橫行

爲民造福順輿情

都在那萬能政府事一宗

第二說萬能政府才有能

又要政府把民意從

要想兩全不易實行

政府往往就稱鬆

民權也就等於零

在從前德國有個俾斯麥

他把德國一手造

那時候德國還強盛

不重民權政府有能力

政府能力所以退化

人民怕政府有能力

不許政府有能力

衆人民對於政府總想反抗

一般人過分使用自由平等

自由平等行過分

雖有政府不能作事

學者們看出這個流弊

便主張人民的態度應改變

他本是鐵血宰相世界馳名

他使德國富國強兵

政府果然是萬能

行民權的政府反而不成

只因主張搶民權行

處處防範不放鬆

不許政府是萬能

革命心理在胸中

全無限制任意行

政府便不能作事情

與無政府一般同

要想挽救扶危傾

對政府入取反對態度不成功

我們再看中國歷史

總是稱讚唐虞三代

唐堯垂拱天下治

夏禹王疏河導江治洪水

周文王治理西岐民安樂

除去暴虐行仁政

因此常常被羨慕

歷史上既將他們常稱頌

近來經過革命以後

自從有了民權思想

那管他堯舜禹湯和文武

以為是他們都是專制君主

民權發達便反抗政府

古時人對政府態度可看唐

堯舜禹湯和文武為君聖明

虞舜也會誅四凶

商湯放桀把暴君懲

周武王伐紂救蒼生

他們的政府值得讚稱

常希望有那樣聖王坐朝廷

對政府的態度甚顯明

民權潮流勢磅礴

便對皇帝把惡感生

他們誰求也不成

雖然美好不足稱

不分皂白與青紅

這種態度如不改變

歐美人也想把這個態度改

這問題 總理曾想出好方法

解決問題應求根本

一要建立萬能政府

若要問發明的辦法是怎樣

權能分開的真道理

在前章曾把人類分三種

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

只要看見一件事

只要聽見一句話

這種人開一知十有悟性

政治上要想進步是難事情

可惜是改的方法未想成功

學理上真算是第一發明

才能把這種態度來變更

二要民權得實行

就是要分別權和能

後面一一細講明

根據了天賦才力和聰明

絕頂聰明有奇能

便能夠有許多道理在心中

便能夠把許多事業作成勢

計劃周詳道理橫通

想了許多好辦法

世界才能有進步

他們是世界上的創造者

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

論聰明比較前者是次一等

雖不能發明與創造

原理方法都學會

他可以去把發明家相助

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

聰明更是次一等

雖然有人來指教

天下事必靠實行才進步

比如說要建大洋樓一座

做了許多大事情

人類才能有文明

又可以以發明家來相稱

這種人相當有些好才能

只能模仿不會發明

創造家的事業他也可學成

到處裏告訴別人聽

正可以用宣傳家來相稱

人中數目最多約佔七八成

樸實簡單肯做工

他們是不能知來祇能行

人多乎多造出文明

却不是尋常人能夠造成

先須有工程師通盤計劃

高低寬狹尺寸準

把圖交給工頭看

工頭把圖看清楚

工人們不能看圖祇能做

何處放磚何處放瓦

工頭不能把圖造

工程師就是先知先覺

工頭就是後知後覺

工人們就是不知不覺

各城市洋樓洋房新建築

世界上的大事業

無論是銀行公司營商業

磚瓦木料全算清

詳細的工程圖繪制精

一一指點並說明

便能夠指揮工人去興工

只把工頭的吩咐聽

架樑何處用木撐

只能按圖去執行

他能創造與發明

他能把圖了解清

他們祇能實行作工

盡都是這三種人建造成

三種人共同做成功

無論是鐵路運河建設交通

無論是組織政府規定法令

三種人物缺一不可

少數人物把事業發起

大多數人更有用

世界上的大進步

民權也非天生就

應該把民權交到人民手

預先要替人民打算

民權問題的解決辦法

對政府的態度要改變

權與能如何去分別

由人民來管理政治

無論是爲爭民權起戰爭

必須人人各盡所能

次少數人來贊成

他們能聽從指揮去實行

人人有分責任相同

本是由人造成的

不等人民來相爭

平等幸福天下爲公

仿效歐美是辦不通

必須分開權與能

先要仔細研究清

那才是民權政治之精義

在從前政治都歸皇帝管

古話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可見是人民不能管政治

只有那堯舜禹湯和文武

愛民如己博施濟衆

第一是他們的本領好

第二是他們的道德好

兩種長處他們都有

其餘的皇帝不知多少

政治上不能負責任

雖然是沒有道德和本領

可從歷史找明證

那本書大家都是會讀過

總攬大權在掌握中

又說是庶人不議國家事情

都由皇帝任意行

曾爲人民造福無窮

救世的責任一身擔

管理政治有才能

仁民愛物有熱情

所以是後人歌頌稱聖明

道德本領都不成

也有些虐政反比猛虎兇

却很有權力坐朝廷

把三國演義的故事說一宗

文字流傳到處風行

却說是諸葛亮大名垂宇宙

論修養淡泊復寧靜

論出處三顧茅廬把他請

論事業輔佐劉備把西蜀治

萬古凌霄真逸俊

三代以後第一人

在西蜀他先是輔佐劉備

到後來他又輔阿斗

劉備臨死說過一句話

他說是可輔你就把阿斗輔

自古道知子莫若父

劉備把事業看得重

他死後諸葛亮仍把阿斗保

他的別字叫孔明

論才學儒法兵農一身通

他才出仕離開隆中

鼎足之勢一手造成

羽扇綸巾名士風

不愧人間一卧龍

劉備也是大英雄

阿斗卻是非常愚庸

向孔明託孤在白帝城

不可輔便取而代之亦可行

劉備深知阿斗無能

說這句話出自真誠

仍輔阿斗坐朝廷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可看出君主雖愚仍有權力

諸葛亮有能無權力

阿斗自知能力小

整治內政孔昕傲

六出祁山北伐魏

在西蜀建立一個好政府

諸葛亮會上出師表

宮中之事阿斗能做

府中即是說的政府

阿斗有權做皇帝

這就是分開權能的一個例

我中國成立了共和政體

一心爲國能盡忠

大臣有能把政治行

阿斗有權沒有能

政治全都交孔明

征伐外敵他帶兵

五月渡瀘會南征

鼎足三分形勢成

他說是宮中府中要分明

府中之事他不能行

政府中事歸賢能

諸葛亮有能把政治担承

孟國上的故事可做證明

要把民權來實行

國家政治歸人民管理

人民都是不知不覺

阿斗無能諸葛亮有

在現在權能必須分開看

全國人民對於政府

幾千年都是君主專制

人民都做皇帝的奴隸

現在雖然推翻專制

表面固然是解放

還怕是政府仍然像皇帝

所以生出反抗心理

只因爲崇拜皇帝生反動

在從前反對皇帝固有理

四萬萬人都是主人翁

正與阿斗一般同

所以是西蜀政治很成功

望大家放大眼光意氣平

應把態度重新變更

人民直與奴隸同

便把皇帝當神明

也把共和政體成

專制二字尙在人心中

專制暴虐又是害人精

對於政府不同情

才有反抗政府的心理生

到現在持反抗政府的態度已不屬

政府有能爲人民做事

必須是研究以前的政治史

在古時還沒有專制皇帝

堯舜不爲享富貴

不把天下當私物

處處爲人民謀利益

再推到堯舜以前君權不盛

所以是都奉有能的做皇帝

那時還是野蠻時代

國家組織並不完善

都怕毒蛇與猛獸

要奉一人負責保護

有能去把猛獸打

反抗心理要變更

才能把這個道理研究通

都說堯舜是聖明

不爲私利坐朝廷

真正主張天下爲公

博施濟衆帶福無窮

當皇帝祇管人民的大事情

好替大家造福星

人民要同野獸爭

聚族而居大家庭

毒蛇猛獸爲害兇

這個人必是很有能

一定要體魄強壯氣力充

當時沒有刀與劍

大家都奉他做皇帝

除去了會打野獸的殺愛戴

古時人茹毛飲血吃生冷

燧人氏鑽木能取火

不再吃生肉與生米

又可以製成種種美味

既充腸胃又適口

人民從此得福利

教人火食是什麼人的事

廚子也可做皇帝

古時人有疾病不會療治

幸有個神農氏嘗百草

赤手空拳顯英雄

受他保護得安寧

以外還有其他情形

草根樹皮把飢腸充

救民火食合衛生

疾病危險全除清

煎炒烹燂與蒸

好吃才把食量增

便舉燧人氏坐朝廷

那原是廚子師父手藝精

只因他造福人類有奇能

一味的燒香禱告求神靈

各種藥性全研究清

一來能以治小疾病

發明藥物功勞大

嘗百草本是醫生的事

醫生也可做皇帝

古時人並無衣服適冬夏

軒轅氏教民把衣服做

冬天可以禦寒冷

衣服更可裝飾身體

做衣服本是裁縫的事

裁縫也可把皇帝做

古時人沒有房屋來居住

野處就是露天宿

有巢氏教民把房屋造

二來能起死回生

衆人民便奉神農坐朝廷

最古的醫生是神農

只因他的醫道精

樹葉獸皮遮身形

細麻細絲軟又輕

夏天可以防毒蟲

華美樸素都適衷

軒轅皇帝首發明

只因他刀尺剪裁縫紉精

穴居野處過一生

穴居是住在山洞窟

棟梁墻壁建築成

既有門戶可開閉

夏可禦熱冬可禦寒

所以是人稱他爲有巢氏

蓋房屋本是木匠的事

木匠也可把皇帝做

看起來中國古時不專講打

不管他醫士醫生裁縫木匠

有能便可做皇帝

從前有位美國教授

這個人能用中文把書著

有一天他到北平城外西山去

那西山風景果然好

丁韋良正在遊玩到處走

又有窗牖透光明

不怕雨雪不怕風

奉爲皇帝酬奇功

鑄鑿斧鋸運用精

只因他把蓋造房屋首發明

不算是奉能引的坐朝廷

只要他有特別才能

古代歷史記載得清

丁韋良是他的中文姓名

格物入門一書是他編成

出城門二三十里就到山中

名勝古蹟勤遊情

道旁邊遇見一老農

他就跟農夫談閑話

農夫說外國人爲何不來做皇帝

丁達良就向他反問

農夫手指田邊電綫

這本是清朝末年的一段話

他以為只有細細一根鐵線

做這鐵綫的當然有本領

有能的人做皇帝是國人心理

堯舜以後皇帝漸專制

不許人民自由擁戴

假設說皇帝也可去選舉

假設說自由投票不受干涉

說說天氣轉了談鋒

他這話原係閑談沒正經

外國人怎可到中國坐朝廷

說道是這此物的人來便可能

農夫的思想也可看清

便能以傳遞書信把消息通

有大本領的便可坐朝廷

這一件小故事足以證明

把天下當私產父子相承

不得戴擁賢與能

假設說那時民權已實行

假設說堯舜又復生

四鄰驚天一定不把別人選
中國反對於皇帝不深恨
只因爲德美皇帝太喜制
人更何對於皇帝非微怕
政府與皇帝很相近

到如今歐美威權早實現
結果是政府有能人民怕
在歐美這個問題雖解決
根本另有原因在

我們應從根本不着眼
假若是阿斗排斥諸葛亮
果如此西蜀政府定不能久
阿斗雖是無能力

一定選堯舜坐朝廷
沒有歐美人恨得兇
在從前個個都是害人精
便排斥皇帝不留情
也看作皇帝一般同

對政府的態度却怕他有能
政府無能事不成

至今仍然多紛爭
就因爲權能的界限未劃清

又有歷史比照說明

那真是易如反掌小事情

兩朝事業一旦傾

他也看到這一層

國家大事全交諸葛亮

行民權全國人民皆皇帝

政府中事需要能人管

政府如果優是好

政府如果是不好

立刻能以把他罷免

政府才可望發展

再舉現代的事作例

有一些軍閥官僚貪心威

威服民膏吸吮盡

腰纏累累千百萬

紙醉金迷奢侈享受

由他去整頓內政北伐南征

就好像四萬萬個阿斗一般同

一定會歡迎那位諸葛孔明

便把全權交他手中

人民們便把皇帝大權行

收回職權另交賢能

國家一定大感興

這個道理更顯明

搜刮敲詐不留情

地皮刮了許多層

逃到上海作寓公

住在租界紫華場中

外表幸福心裏不安靜

一怕仇人來把冤仇報

這正是爲人作了虧心事

既愛財來又愛命

巡捕們身帶盒子砲

能打才把富豪保護

在現在富豪卻不把他當皇帝

只要他們守門守得好

古時皇帝現在巡捕

把政府也可看作守門巡捕

有錢的人想開辦工廠

這位能人叫做趙辦

日夜愁着兩件事情

二怕強盜劫搶來行兇

半夜敲門心暗驚

便請幾個巡捕看守門庭

個個樣子像英雄

在古時能保護人的可坐朝廷

把保鏢的巡捕祇當做僕從

便發給餉銀按月清

兩種人物一般同

又何必排斥他一點不寬容

一定要請一位能人總其成

管理工廠指揮作工

他本是專門家經驗豐富

股東們有權無能力

工廠之事全交總辦

民國的總統好比工廠總辦

我們人民對待政府

如果有了這種態度

用少成本出很多貨物

歐美民權發達後

不利用有本領的管理政府

民主國家進步慢

專制獨裁能硬幹

雖妨礙民權發展

歐美人無輪要做什麼事

在工廠可以說他很有能

一切事要聽總辦的調度行

股東們不過是在旁監督防弊生

民國的人民便是股東

應該是當專門家去看承

便可以利用總辦把工廠興

那工廠一定是生意興隆

對政府的態度與此不同

只弄得政府很無能

反不及德國日本進步兇

政府法令出必行

國家力量却日增

必要用專門人材去担承

用軍事家練兵打仗

也應該用政治家管政治

只因爲人民舊習不能改

在現在民權問題仍未解決

許多事必須要交專門家做

如今再以汽車爲例

前清末年汽車少

社會上沒有駕駛車夫可僱用

有人要買汽車一輛

一方面汽車壞了要自己修理

一身兼汽車夫與修理匠

到現在汽車已是到處有

用工程師開辦工程

爲什麼民主國家不能如此行

貽誤大事真不輕

不知分開權與能

對他們妨礙限制理不通

把此理再詳細說一層

因爲那時未發明

同時也沒有修理工

那才真是麻煩事情

一方面自己須把車夫充

兩方面都很難做成功

社會上有許多人會瞎行

有許多汽車夫和修理匠
有車的人隨時可來僱用
沒有車夫車不能開動
車主人如果偏任性
結果是自尋煩惱自找苦痛
車主人無能有權得利用
國家好此車一輛
只要他們有本領
就應把國家大權全託付
不去限制他們的行動

還有一段好故事
據說先前往上海

專門事業工作精
請他們替自己作事情
沒有工匠修不成功
自以為自己也一樣行
有汽車不能用實在等於零
汽車夫無權却有能
官吏正與車夫同
為國作事能盡忠
讓他們自由作事情
國家進步才有可能

可以引來作證明
就住在法國租界中

他與一朋友會約定
到了約定的那一天
左思右想忽然想起
法租界距離虹口道路很遠
擔心裏很著急
他問道十五分鐘能否到虹口
總理連忙上車坐
他在上海會久住
若由法租界往虹口
汽車跑得如飛快
轉向車窗外邊看
他開車駛着大馬路去走
曲曲折折遠遠路

相約在虹口談要公
他把那約定的時間未記清
看看錶離那時只剩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趕到怕不可能
找到車夫問匆匆
車夫答道一定可以完成
讓車夫自由駕駛向目的進行
上海的道路記得清
沿大馬路直路通
不住的隆隆發大聲
見車夫却不是沿直路開行
走了些僻街荒路少人經
恐怕難免耽誤事情

車上頭不能說話
總辦以爲車夫攔路
心中直拍車夫恨
這區區政府要役非常事
不謝理由埋頭去役
其中應設人民不知道
總辦讓車夫攔路走
雖煮燉路來談事
問車夫有何偏走彎曲路
走直路必經過大馬路
電車汽車行人貨物
況且是汽車可以加速度
僻街荒路行人少

車聲太大說話聽不清
不由得坐在車上把氣生
故意的多走彎路不該應
事體重大須務執行
暫時不能向人說明
便非難政府把誤會生
到山口果然夫出十五分鐘
總理才把急氣平
車夫說要快才不沿直路行
那路上繁華熱鬧人擠擁
攔路擠得不容易走過
速度加快向前衝
汽油顯卡不須停

只要開快不怕路遠

聽演講才明白議會的原故

總理是從空閒上看

車夫是從時間上看

他知道汽車難以走得很慢

他知道鐵路踏踏可以快走

如果是總理中途前加阻礙

逼迫車夫由直路走

總理能拍車夫信任

議會由於不能明理

總理不會拍車夫阻礙

我們人民對政府

有這等眼光如明鏡

多走幾里不誤行程

兩個人都有道理可以說

要快當然由直路行

根據經驗判斷事情

他知道僻街荒路少人經

所以是然不出一刻鐘

不讓車夫自由開行

想按時趕到虹口定不可錯

對汽車專門研究不如他精

走彎路的道理未看清

就因為信任專門家有奇能

也應如此去看承

對政府的態度自公平

才可以避免歐美的紛亂

我們的方法高於歐美

把政府交付能人手

把那些總統總長當專門家看

民國的官吏是公僕

把他們只當作汽車夫看

或當作能做菜的廚師父

或當作能蓋房的泥水匠

當他是任何工人是一樣

人民們既政府為大家作事

人民若有這種態度

前車覆轍不再把車傾

就於要分開權和能

政權要握在人民手中

不當他有何尊貴與光榮

要他們來替人民做事情

或當作能打的巡捕守門庭

或當作能診病的大醫生

或當作能做衣裳的好裁縫

總之是要他來做工

把他們當作工人一般同

國家進步得感興

民衆文庫黨義類書目

國立編譯館編輯
教育部民衆讀物編撰委員會印行

三民主義鼓兒詞(一)

三民主義鼓兒詞(十)

抗戰建國綱領淺釋

三民主義鼓兒詞(二)

三民主義鼓兒詞(十一) 抗戰建國

三民主義鼓兒詞(三)

公民須知

民權初步淺說

三民主義鼓兒詞(四)

三民主義淺說

快看中國公約

三民主義鼓兒詞(五)

抗戰中的 蔣委員長

抗戰二週年彈詞

三民主義鼓兒詞(六)

黨旗和國旗

三民主義與農工

三民主義鼓兒詞(七)

新生活運動淺釋

國民精神總動員淺說

三民主義鼓兒詞(八)

勝敗分明

國民公約小唱

三民主義鼓兒詞(九)

委員長告全國國民書